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三十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　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舉人臣孫　烱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十三

宋　羅泌　撰

發揮二

共和辯

嗚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於彘共和十四年宣王立（右䝿作於是年司馬温公歴年始於是歳）說者曰周室無君周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温公無異

議也敢問所安曰子不敢以為然也夫厲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孱弱不足有為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烝民詩言仲山甫保宣王而立之說者遂執之以為周公妄矣夫仲山甫乃史記之樊穆仲春秋之樊侯國語之樊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于宜就封于齊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

予聞厲王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逍遙共山之首宣王乃立魯連子云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請立焉後歸於國得意共山之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即共人也共國伯爵和

其名爾司馬彪云共伯和修行而好賢厲王之難天子曠絶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歸還于宗逍遥得意于共丘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云共伯和即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弦之諸書其事章著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益周室無君和以三公攝政唯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爾十三州志云共伯後歸國逍遥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則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𨚗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宣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

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伯既歸帝政逍遥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故又曰共北山

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間于天子之事者矣然則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爾若曰周召共和吾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者不成語古無事亦書年無此法雖然烝民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而後天子始保佑于山甫也由此語之和之即王位果其簒者邪曰不然

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簒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正此類詳炎帝紀下簒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之賢也益干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于共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陽子之說也和之非簒顧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知

共和之不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揄伊尹之意爾見偭而知後世之有狥覬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于履常蹈正者率致其畧而于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騫之遠使衛霍之鏖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呂武韋后之汚穢石顯楊素李林甫之姦回卓布巢泚安禄山之階禍與夫莽丕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切詳復唯恐或逸葢以淫亂之事利于騁辭而不知中人以下賓衆而聞見之易于溺人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禹治黒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兼濟夷夏之事關于之

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靈蠢不齊皆人也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于半身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人民之失其所一蟲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遏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

是聖人以一心為天下而天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恃歟嗟乎私于已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異厥裁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為仁矣然足以見其仁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黒弱而西戎即叙然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州之既滌九澤之既陂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瀰漫泛濫乎中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於魚

矣民免於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横流失其故道而為邊民之患者也今也為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外使不為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以入於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遥然導弱必至于合黎而納餘波於流沙導黑必至于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患詎可以吾

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于不安之域哉湯湯之患天實為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蔑其私者無時不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饑而丹溪流一怒而赤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人而以天下為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繆王子林萆請決河流則赤眉之百萬衆為魚矣而光武且

不荅伯禹之心可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䏪衆無以異漢家之衆此天地之為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為界趙魏頻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播于趙魏于是趙魏亦為隄于河二十五里使其水東泆于齊夫為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為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眞所謂以鄰為壑者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

晉陽其不沒者三板厥後或决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皆為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由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隳高堙埤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即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因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麪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麪為牲能絕人親殺人

子而獨屑屑于不籤羅綺人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為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内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為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若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

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為相遠而不相及且以為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為非理而忘國邺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畏邪太虛之内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鬼神金石沙礫人甿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于面府病則欠申動于貌眼瞤有酒食燈華得

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況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爾翼奉之言人氣内逆則感動于天地殺一孝婦何預于陰陽而天為之旱烹一虐吏何預于陰陽而天為之雨春秋之世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于人事而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於天地之間唯其德有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益難言之是以螽螟蜚蟚

麋蝝鵒鷁日食星隕星孛水冰無冰不雨雨雹霖震山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修省期於消去斯聖人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百里悉雨木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舀之滿琖盆坳所貯際曉皆亡由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為不誣矣况復後

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周氏以興中山雨穀
姬人以亡穀粟之零盛世常有而興亡固繫乎人故京
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而王充以為論説之家雨
穀為凶在昔史皇作書固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
矣燕丹留秦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
之八年雨黍於齊而梁襄之八年復雨於薛元康四禩
玄稷降於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
且雨米矣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饑饉雨穀三日秦

魏地雨穀二千頃其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深黑如稗實或疑夷狄間所生棄而不食疾風飄之墜于中國故封荼語趙簡子曰程雨穀三日蟲風所飄也雨血三日鷙鳥擊于上也然變不窮固有非飄至者**歷覩前載天雨之事葢非一矣如螽**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明年楚滅江雨螽之說或以為飛而雨濡之或不為害自上而墜或以為飛蟲之合如雨之多又或以為雨之變四者儒之鑒也自上而下曰雨此自空降異之大者所以書**如魚**漢成鴻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長五寸李期時雨大魚于空中皆黃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啟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如鰕蛤**廣中邕容道常有隨雨至謂之天鰕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葢亦有海中攝至者見番禺記**蠃蟹**同上**蟚**科斗蟇屬**鼊**古云雨鼊兵喪**灰**紂末年六韜云紂時雨肉血灰石沙塵又

梁武大同三年正月雨黃灰沙紂又簡文大寶元年雨黃沙侯景亂唐以來更多有塵紂又梁武大同元年二年雨黃塵如雪攪之盈掬土紂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亳又古今注元鳳三年伏侯占元朔四年昭帝始元元年二年魏景明四年梁大同元年周太象二年凉州隋開皇二年京師皆有此變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宣武金夏禹泰穆時皆雨于櫟陽又成王時雨咸陽襄王三年雨于晉晉惠公二年唐垂拱三年五月雨于廣州內記云天雨金鐵是謂刑餘人君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年兵起于朝碧惠成七年雨于郢見紀年鉛述異記咸陽雨金河間雨鉛故名金城漢惠世宮中雨黃金黑錫鐵此亦有然結骨國每雨收為刀劒極銛利見王會圖嘗問使者隱而不荅蓋地產因暴雨淙出精利爾賈耽云國出好鐵曰迦沙輸突厥茲實也及劒法范珠林言阿修羅雨兵仗此蓋妄說然河圖云怪目勇敢兩童天

雨刀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仄
演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述異記王莽時宮中雨
五銖錢至**石**紂末年雨石皆大如甕按魯僖公十六年
地為龜霣于宋五左氏以為星漢自惠盡平凡十
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永徽八霣于馮翊者
十八皆耀甘氏云雨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大戰**華**
銀内記云天雨水銀是謂荊祖不出三年兵喪並起亡
國失王仁壽二年宮中雨水銀花四年陝雨金銀花
四十里**珠玉**大同中雨雜色寶珠虞寄上瑞雨頌法苑
非祥也云兜率天雨摩尼珠大率成式多誕使兜
率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大同之間灰沙之類
大似紂時使雨珠寶豈不見史然或有者理不足怪**華**
記錄瞿曇說法而天雨華占鏡言仁壽**果**如魏武世河
間宮中雨花如榆莢或即上金銀花内雨粟述異
記呂后時雨粟周秦間**草**漢元時雨草葉相繆又平帝
河南雨酸棗故以名縣時皆為外氏擅權宋明大始

四雨于行宮**木**唐貞元四年陳留雨十里大如指中通皆植立**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司馬孟詵冬官侍郎狄仁傑以聞**竹蘖**占鏡云雨木多風雨蘖君有咎大抵雨草木等多病死**筋**占云雨筋大饑**骨**梁惠成八年雨于赤鞞後國饑兵疫內記云是謂陽消**羽毛**易祓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京氏云邪人進賢人退天雨毛前樂後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白隋開皇六雨于京如馬尾至三尺唐神龍二年四月雨于鄭熙寧戊申王得臣為巴陵忽雨白毛長二三尺焚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雨毛賢人逃漢志天漢三大雨白氂大率多為兵役**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貪內記云天雨膏師敗雨肉將易君**血**晉傳云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故紂世雨血永康元年三月雨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厥雨之三日此與三苗亂時同宋志大康七河陰雨赤雪晉雜事云二頃血之類又

貞元二十一京師雨之又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霜晝下雨血于太原易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不出三年無其宗人故帝王不可以興獄

膳 法苑云護世城雨美膳世亦宜有

肉 紂滅年及漢桓晉愍時又魏世鄴地墜肉其大數丈數日臭連村邑始聞有哭聲

爵錫 內記雨爵錫爲饑荒狀如甘露而黃

絲絮 內記雨絲綿絮皆兵喪

續 宋大明七年

帛 傳錄

絳羅 宋書張仲舒在廣陵元嘉七年七月天雨絳羅𦁤異苑云仲舒晨起側有赤氣後雨絳羅于庭紛紛皆七八寸如箋經宿暴死

杵臼鬴鐕 占鏡云雨杵臼飢鬴鐕穰

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 董氏繁露謂聖人在上羣龍爲之朝臣按靈臺秘苑云王者失道下將畔去則星畔天而隕以見其象將有兵凶則墜爲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爲飛蟲將大兵則墜爲金鐵將水則墜爲土主亡有兵則墜爲草木兵起主亡則墜爲沙有大

喪則為龍又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宮中雨蒼鹿魏世河間雨小兒九域亦云風所飄

甚者至有土山武后時慶山自雨石下冰牌京房云雨冰大疫桀末年冰生于朝梁覬王十一年齊地雨冰冰廣者六尺漢桓時京師雨冰張駿二年二月雨冰片如纊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湯殺鳥獸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歐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盪乎其下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葢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沚

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為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諦覆而後仆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於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於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偽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興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入於中國天下之

士揖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于是盡揺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眛眛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閫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比地獄無稽之説粥而入之以敺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為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予為必然之説爾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説也變

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脩而用之非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為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隋志小史則以為神農造琴葢脩之也揚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

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為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藂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巳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于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土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

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葢以當乎五音大絃爲君小絃為臣而六七兩絃實為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朿以為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英乃舜女見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陳畢公亦稱

（三后）謂梳起于赫胥氏蠶始于蠶叢氏（蓋以胥梳聲同而蠶蟲也因妄言之二事前後事始）若掀子胥之鬚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人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鬚長鬚為奪朱之色及鄴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垂一豹尾）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鄭氏以過作則暴為失文武之意是矣）

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槩度從可知矣茲予所以每贊古人之制

而每嘆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于周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可知矣而大史公乃以為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為師且以為西伯昌囚羑里尚隱兹泉其臣閎

夭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于公四子于是見西伯于羑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狐奇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為人果如是何耶其出處之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為憸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然後合呂尚三入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闔閭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

也顧不若閭閻小子之愛其君者乎方紂在上播棄黎老而文王思皇多士欲盡得天下英材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材亦莫不心而願為之用矣故其詩有疏附有先後而又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公而猶伏于漁者耶且太公之漁也有意于天下乎抑無意于天下乎有意于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而出無意于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坯而遁而又奚以師為遷之言葢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説而不知

決擇者也且既曰畋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所相與見西伯於羑里其相盩乃如此且君奭之言文王之脩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閎夭若泰顛散宜生南宫括曽不及于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于文王為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此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説者始以為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為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将帥之任爾劉向别録云師之尚

之父之合三元以為名則非必太公也至雜師謀乃以為號師尚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于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弢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葢雜出于春秋戰國兵家之說爾自墨翟來以太公于文王為午合而孫武之徒

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葢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為説騎戰之法著于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説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于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讕説之是狥耶

太公舟人説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負鼎以干世者人見其為鼎而不知其所以為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鈎以干世而或謂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内汲人也其為人也博聞而内智葢

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于諸侯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傺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緊俗所窺哉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午合此既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為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于文王孟子之說最為近之始其來也葢以釣道說爾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迹文王畋于渭

之陽也太公鈎餌手竿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緡人食于禄乃服于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揭以禄取人人可殺以小鈎鈎川而禽其魚中鈎鈎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以公之為鈎非舟人也明矣伊尹之負鼎俎葅亦以滋味説豈庖人哉滋味之説鹽梅之説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由此語之太公之事葢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

雎以太公為漁父厥有由也鬼谷子云尚三就于文王然後合于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苟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于是為之畋且卜耶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

之不得不託之于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也有能禮遜得不為之肅矜而屢嘆歟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二子他日義

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為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蕢聵之弟也蕢聵既奔靈公游于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他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娩夷齊孔子居衛
葢有疑輒逆德不可為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
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為問夫子以為
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葢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
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立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為
國夷以叔齊為父之所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
為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
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

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為仁則知夫子不為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輙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輙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蕢聵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嫐嬈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為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為惡蕢輙父子之爭蘇轍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當時

諸侯固數以為譏矣是非隱奥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為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為隱後世如公羊高者果以輒之拒命為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容輿輩遂至以子拒父為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瞍殺人竊負逃之則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蔑而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

當立不當立邪蕢聵欲入為輒者繫鼓去位而唯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蕢聵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戚必書以罪輒也聖人豈為輒哉奈何謭謭徒知輒之受遜於郢夫亦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蕢聵之出先君未嘗絶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人之為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劉愷丁鴻鄧彪之徒其初未必出于矯拂勉强以沽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為世間之美事也時

以為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不釋豈君子之為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唯予知其辭出于誠無怨也蕢奚不怨輙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為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

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毆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于耒耜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脱畧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唯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出而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為萬世君人者之戒爾雖然予不敢以為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説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為遂以是得罪于後世

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于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于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以三歸反坫山楶藻棁之事累大德爾至稱齊桓之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為管仲之功而至以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葢如此而未嘗一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為君子者必于此乎取之取之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天地之間以為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者也而伊尹以為

吾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不得其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狥人而逆天于是俯就湯而説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大義惟君臣爾今以君為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賊子將羣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之大義于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則廢人狥伯夷則逆天于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羞汚君援而止之而止固盡其所以為臣之道而幸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于定哀之

間而不去曰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于首陽之下人到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於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葢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為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為之知夫此則孟子之猷在所攷矣雖然柳惠之行近于降志而辱身藉使其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天下于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為其大哉吾見秦漢而下篡敓之等每為也果於秦漢之前則誠軻

之尤也雖然輙於三子亦既俱以為聖矣至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于尹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任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于隘不恭學任而非其志弊如何耶然則輙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輙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蕪矣固不可墨也如曰若何甘處于仲之卑而弗自致于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昱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其

顚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刀而割藏貨而集利曰不為屠賈吾不信也尹為厲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此道爾或曰尹之得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視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爾系絡則疾可為也然人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借天下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明誠自誓懷至公于不

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於天下一旅人爾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樸大壞伊尹放太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尹不耻其身之不和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已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韙也第君臣之義為弗順爾且以世之亂臣賊子恭丕懿裕之徒

盜國柄者曷嘗不假尹以餬口茲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陰爾葢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父母之喪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委之矣聽於冢宰豈唯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臣以上卿為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莫之行則其

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也唯太甲者立而不明旣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戾愎自用而不可以順導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悱之心謂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爾非廢也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爾非再立也始曰太甲今曰嗣王其事

亦已明矣自漢羣儒以淺見眯經旨而廢立之説昌及霍光將廢昌邑告于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為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為果嘗擅廢立者莫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葢簡而甚備也嘗試

即太甲之史覯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唯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爾雖然尹之迹為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為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

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黄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為仁哉不能不為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為不仁哉不能不為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即天地于民之

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為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為君子也奈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吾之望以自棄于不仁而為小人之歸自棄于不仁而小人之歸夫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葢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為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

曰制治莫仁於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瞍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吾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于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為是嚴哉威莫大于殺人而罪莫大于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為哉是故謀殺人

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于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為官不能官者劓以為門故相任寅為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于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窠之禍何邪唯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爾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

者人不仁也夫唯明者為能用刑唯仁者為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為辟何有惡德黄帝氏之法亦此之由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沿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于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

建平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呼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涕持丹筆唯黄帝之為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鬻炭凝脂劓鼻餡口之悔則幸矣

黄帝乗龍上昇説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黄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羣臣追慕靡所攜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僊之傳至于儒書以莫不然而夫子紀其為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于程子曰

人有常言黄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于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于山上鼎成羣龍下迎乘彼白雲至于帝鄉羣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顫而絶帝之弓裘墜焉于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于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

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于龍龍之異于鼎鼎之異于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帝使之邪此其必不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責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詭偽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智者止之黄帝之治天下其精微之感盪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神之宗為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于庭矣帝乃采銅者鍊

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為鑪火者鼓陽化也
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
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之䲉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
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
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
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智識之不及者
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昇無見于上也有見于
下無見于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

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于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為慕羡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為矣夫生而少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古記之傳若存若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

恐大圓之上嶢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使而猶昬昬默默以至于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世之人智者敵羡愚者矜跋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决疑矣歸愚子曰無見于下衆人之所同有見于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文從而引之以歸于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鏬啟一石貌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之天下有竒迹也予曰是黄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槃瓠行迹今山窟前石獸石羊竒迹尤多辰州圖經云隍石窟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省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曰山猺四曰犵獠雖自為區别而衣服趍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歳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

老攜幼宿于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鮭椎鼓踏歌謂之樣樣蠻語祭也云容萬人循俗之妄　樣當用養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黄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葢若後世之烏䝞犬子豹奴虎㹠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亦實自于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葢若今之婆羅門半釋迦者鳥有曰䳜鴒曰䳜鷅者一身之間自為牝牡半釋迦者其種有五有

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為女者皆偏氣所孕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為龎爾至郭璞張華于寶范曅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黄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黄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

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㬎也伯岐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無姓可也伯益為百虫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狄古無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世葢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戀與犬通處者且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具宋書志等槃瓠者特獥狐之轉爾犬尾大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是為犬封氏葢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户帝

之狗曰槃瓠七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為景純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則以為為惠遠點頭見石東僂則以為為秦皇赴海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路史卷三十三

路史卷三十四

宋 羅泌 撰

發揮三

辯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世以今攷紀亦一十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

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年世正自多有内簡黄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固也王氷黄帝經序云黄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挈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預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兖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挈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挈九姬都則堯也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榘度

顓在人目三代以來皆所尊用祀于五帝之位正于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黄帝之子也史記云黄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黄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于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于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

出于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雷氏之子少昊子類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水之事葢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江水爾少一玄囂字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為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子曰摯茲太史公之

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葢少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鄭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説黄帝產青陽昌意與周書之説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之子也然以摯為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予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黄帝而繼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為紀三皇邪則不及羲

炎以為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黄帝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黄帝者特因于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葢紀其世而非主于三與五之說也抑以為後世氏姓無不出黄帝者故首而宗之至于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本意也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黄帝為三皇而司馬遷列之五帝首鼂錯桓譚王肅遂以為據夫以黄帝首五帝則五帝為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耀度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為皇而五帝為六人以為德合五帝者稱之不必人

數拘而梁武遂以燧人為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亦非五帝特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然而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顓嚳且無而況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年渺世夐傳者自少昊直少昊與顓嚳乎葢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特紀果為得歟難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于巖壁有得以信

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嚳邪或曰易傳之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葢制度之弗傳爾且夫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韶之外别有大磬繆也夫黄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之樂多矣何獨取

之咸池大磬乎葢以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三統歴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為恪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為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

卷皆黄帝之樂大咸即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黄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鐘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為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兼修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

後周封之于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三正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為有是乎而說者以為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于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于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為無是乎則說者以為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為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為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其時是故夏禹而前

不有改也其然乎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建寅為正惟商革夏命而建用丑周革殷命而建用子蓋以為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　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息棄三正扈氏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三統合于一元故春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廿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于正月書王重三正謹三微也高堂隆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歷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四子亦鳥正于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

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葢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于作歷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而作歷不復以正月朔旦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周從之武既革商而建用子

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者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二事葢本世紀歴紀實出汲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文與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制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為周正月周正建子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以與民變革也疏正謂年始朔謂月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改始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晉傅常侍議應遜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改者謂此

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夫不相沿者樂之迹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黑白赤而上繪下絺則等忠

質文雖異尚而簠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代以成歳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任哉奈何説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耶易曰兊正秋也夫以兊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為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歳春

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也又用先代之歷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群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正朔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也然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人事而施之哉知夫

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天施地化之道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于申地化自丑而畢于辰天施自子而復于于此又繁矣雖然商以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于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不可行之于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于孝武而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如此雖然由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

文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

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兎者不見泰山而況女色之移情乎艶妃姺妓婐姬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謬而不知所為主雖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闈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敵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于尊俎之間鴆毒作于言笑之下日朘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自盛而衰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于魯齊景公以犂彌計歸女樂于季

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于虢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于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于戎内史廖為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于吳陶朱公為勾踐策遺以西施鄭旦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者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為之君一蔽于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

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
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姒氏
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
也然則鄭武公困于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
襲而取之重丘氏苦于青陽而先遺之妹以惑其志然
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效之名方也嗟
夫理義之備所以養其心芻豢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理
義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

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虢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況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于一粉黛哉由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貞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爾其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吾謂不然閔其離父母兄弟于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若夫愛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䳇彼鳥尚解思鄉訴請還國況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實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由紊習俗之所由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

得為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啟之時而仲衍事商大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于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臯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即伯益其謬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郯子云我祖少昊而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候苗興云陶苗為秦臯陶少昊後也按陳杞世家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

不見也又云臯陶卒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弟太史公于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益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郯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

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為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為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為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葢封于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夫封大唐者費昌費仲倶其後也而世亦復論更以大費為伯翳之字益可嗤矣且大業者臯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臯陶為即大業葢以史記大業之下無臯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為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華為大業之子而別出女

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臯陶臯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為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鳥喙乎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臯陶扶始問之如堯言鳥喙子謂臯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

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為養死欲以為禮爾今也生無以為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為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絶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别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為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敝帷不棄為薶馬

也敝蓋不棄為薶狗也孔子貧無蓋于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于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于凍餧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戎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絶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狗戎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疢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而為神道陳玄輿而設偽物啟塗軷遣臯嘷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熾焰皮皴盎鑵筋骸縮胎至有起而蹲者玆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于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爇者睎薪熇煤槖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

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為祝而善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為祝將俾而為水仙而第溺之毋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為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為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于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不情悖誕也明矣曩予觀于秘

閣閒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糶為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死既而讝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且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為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為畧耶藏千金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户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于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為天下玉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説曰世尊之死金棺銀

櫬其自奉也葢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形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頓足果遺形乎然則今之為焚事者眞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葢亦為之𣁋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為之抑有由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為忠孝既昭三鵠自戾碑誄雖崇無後可守高

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為殃亦可以理曉矣然則世之君子盍亦為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于外追遠者不失其處而又為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原理李二氏

世之謬誤者無氏姓若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由人之好言氏姓者謬誤之也予起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

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為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為李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

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曰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宣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鄘閣頌云行李咨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昊紀而姓氏之書及北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于李下而以為姓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餌木子而姓之均為妄誕范祖禹云書云皋陶為士而史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尤非族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也夫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皋陶則未數暨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于李家猶

為李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于箕子尤為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帝以僧為德士葢體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為死而已

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静每以物動而自趣于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葢生者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者之教不出于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葢留猜後人

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之食神祿與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干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之徒溺于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固非毗曇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毘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恥豈惟誣老哉羲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諦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眞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顔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説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嵗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乗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静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嗜事亦善于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户牖以自為異而末遂至于不相涉爾今溧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巳丑閉日閼化胡

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天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為摩耶夫人摩耶者莫邪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宫殿震動而恒星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

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乗紀葢即此爾按春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之歳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之呉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狥舊以魯莊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歳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莊王之十年故齊王巾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癸丑七月十五日託于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説

屬意牽合而不知所攷者益釋之徒欲蔑老子化胡之説故推而上之于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推曰老子以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殫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則必不為此妄矣

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有大于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左氏謂與雨偕穀梁言既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不修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孔子修之曰如雨豈得雨偕乎本行經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陋者之談經如此方三川之震于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然詳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晉穆帝永和十年皆為歲星亂權宋元

嘉十一年張祚元年皆不久大亂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法度消又云天子失政諸侯暴横國亡之象陳太建五年九月晦恒星不見二十八宿及中外官搖動星隕如雨漢永始元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太康九年八月壬子宋元嘉二十年三月乙未皆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旦日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萬千並西行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皇十九年十二月乙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年十一月天祐二年三月乙丑五代長興元年九月辛酉皆亂世之兆以春秋言之前乎此則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乎此則齊晉主盟王室遂衰永始之間亦以五侯擅權王莽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尤多益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況諸祆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

復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茲非妄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非也彼所以牽合之者正以春秋所書在四月辛卯故遂誤以為八日爾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攷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歴而自繆之邪又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而歳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入闗齋香花遶城謂之行城故壽陽記梁典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阿那含經謂是日當行入闗之戒云二月者葢以周正而記者妄别之爾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日特出家之日又非始生之日也再攷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先故一意推而上之爾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

既曰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不見時生三教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

然佛教必出于老者以出生入死之章知之也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曰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關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于城門之内慮其摇民蕩衆而不之能出也

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三五之時固已有是人矣晨門荷蓧何代無有苐先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性而彼之偏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之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梱内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賜精

破膽以至于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為得邪夫狂者東走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為失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亦竭蹷而效之覩迷者之赴水亦褫褕而從之其狂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釋名曰轡佛也言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

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佛制字以一弓從兩矢豈不拂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作弼殺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于人者也人曰彼之道佛于我者也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為覺亦不知所以覺矣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為倍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子京旣于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

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説而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
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
所以浼佛者也胡不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
備經曰觀夫震爻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
所記商太宰問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為説曰太宰見
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
三王聖者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
曰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

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矣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冦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為之言矣將譽

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為教所可惡者尤惡于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于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

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為佛者乃為姦偽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富之貴之不惟是也而修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于截髮掛缸煉腕釘髁賤身祈嗣棄子禳灾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為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為非也彼姦偽

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于是又為不可勘之説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义落剎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璃碼碯第如華之産鐵而青獅白象槖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驢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髪貫耳吹蠡擊鈸俱其習俗本然世

之惷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怪之説殊可詆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黄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氐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葢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為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

記天竺等事槩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擿埴而示曰足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柅足莫不徘徊覬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窖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乎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

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愔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為之德也障百川迴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道

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月月何嘗昏其所以為月者
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
以為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
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
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
異者由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
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今為不明歟泌請獻
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

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乎生死老修道佛修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茲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于性非不言也而以命為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為之本佛者則不然惟知性之為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為尚而不契于道其所以違于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既已異于彼矣至于孔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

一端邪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甚也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不責今既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既以為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于柙而牛羊殞于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嗟乎佛之為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今知三教可

合為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合夫將取其不合而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邪學者之大患莫大于不識易而妄言王子曰大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憒憒也更引之邪今夫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眞虎者耽耽蹲伏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畀狗弟人不可得而即之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

愛木虎者以其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以為眞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求使深而疾見誹以貽斯害之灾雖然猶不得而不畧正之大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眞君之坑沙門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憂

路史卷三十四